

# MAGIC

# 魔法



魔法学校

MAGIC SCHOOL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小布老虎

XIAOBULAOHU

三眼猫

葛竞 / 著

# MAGIC



魔法校  
春风文艺出版社  
小布老虎  
XIAOBULAOSHU

三眼猫

葛竞 / 著

## 魔法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/ 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阳 ·

© 葛 竞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法学校. 三眼猫 / 葛竞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2. 1

(小布老虎丛书)

ISBN 978-7-5313-4143-7

I. ①魔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53896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[www.chinachunfeng.net](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)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: [xblh.chinachunfeng.net](http://xblh.chinachunfeng.net)

E-mail: [xiaobuhu1998@sina.com](mailto:xiaobuhu1998@sina.com)

沈阳岩田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幅面尺寸: 168mm × 235mm	印张: 13.5
插 页: 2	字数: 160千字
2012年1月第1版	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责任编辑: 单瑛琪	责任校对: 于文慧
封面设计: 冯晓驰	封面画: 三舍卡通
印制统筹: 刘 成	插 图: 黄 勇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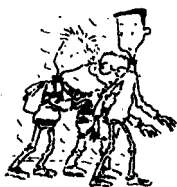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13-4143-7

定价: 19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  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# MULU

---



## 目 录

- 一 绑匪事件 / 1
- 二 惩罚屋的精灵 / 14
- 三 疙瘩老师和扫帚狗 / 37
- 四 宿舍幽灵 / 53
- 五 三十年前的恐怖事件 / 70
- 六 镜子里的浓雾 / 86
- 七 恐怖魔法大赛 / 99
- 八 马桶幽灵四处飘 / 116
- 九 到处弥漫的诅咒 / 130
- 十 神兽图鉴 / 147
- 十一 蓝须节狂欢 / 164
- 十二 最后的盛宴 / 181
- 十三 鱼猫之国 / 194
- 十四 尾声 / 211

YI BANG  
FEISHIJIAN



## 一 绑匪事件



一看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表情，我就知道事情有点儿不对。

他脸色苍白，整条衬衫领子都被汗湿透了，握着方向盘的手瑟瑟发抖，胳膊上还有一条长长的血痕。

司机脸上强装出一丝别扭的微笑，朝我摆摆手：“小孩，干吗哪？走开，走开！”他的眼睛却好像想说别的话。

我知道，这都是因为坐在司机身边的那个人。

那个人的脸藏在阴影里，看不清楚。他的胳膊半抬起，手藏在司机背后，在微微颤抖。

那只手大概正握着一把锋利的尖刀，在司机的腰眼那儿比画着。

我趴到车窗玻璃上，向里面张望，车厢里的角落散落着不少钞票，甚至还有一百块的。

不用说，我正好遇见了一场抢劫。

这是一条挺偏僻的街道，这辆出租车一直静静地停在路边。



魔法学校·三眼猫

1

MOFAXUEXIAO · SANYANMAO



我从超市出来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恰好发现这一切。

躲在阴影里的人忽然开口了：“小孩，上来，走后门！”

“让他上来干吗啊？他……”司机说到一半，忽然乖乖地闭嘴了，眉头皱得紧紧的。

那把刀一定又往前顶了顶。

我打开车门，坐了进去，手里还拎着刚从超市买来的方便面。

“开车吧，这儿太闹了！”那人阴沉沉地说。

车窗玻璃“啪”的一声被锁住了。

司机发动了车子，向前驶去。

汽车飞驰在公路上，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，竟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零星的村庄。

“去那儿停吧！”那个强盗随手指向田野中的一条小径，那儿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汽车停下了，路两边都是高高的玉米秸，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

强盗把刀亮了出来，那是一把尖利的大剔骨刀，寒光闪闪。

他挥着刀向我们比画了一下：“把地上的东西捡起来，那小孩，把你身上的钱也掏出来！”他按亮了车顶的照明灯。

强盗的脸被映亮了，那是一张挺滑稽的脸，圆脸蛋儿红彤彤的，眼角儿耷拉着，总带点儿发愁的表情。最可笑的是，他一着急，两只耳朵就跟着一块儿呼扇。

我忍不住笑出声儿来，强盗恼怒地呼扇了下耳朵：“干吗?!”

我没答话，无声地指指他紧紧握着的尖刀。

他低下头，吃惊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

那把尖刀像融化的奶油冰糕，不断淌下银色的液体，而且开始软塌塌地弯曲，变得越来越短。

一滴银色的液体流到了强盗的手背上，他尖叫着扔掉了“冰糕刀”，嘶嘶地向手背吹气。

也难怪，那银色的溶液足足有两百度！

司机也看愣了，过了一会儿扭头问我：“你有特异功能？”

我傻乎乎地眨着眼睛：“什么特异功能啊？是不是你有啊？”我一只手藏在下面使劲儿捏自己大腿，好憋住笑。

其实我也没骗他，我真的没有特异功能。

只是——我上的学校有点儿特别，那是一所货真价实的魔法学校！那儿的老师都会魔法，还开设各种各样的魔法课！

强盗的手被烫起一个大水泡儿，耳朵都给气红了：“我看出来了，就是你捣的鬼！”他恶狠狠地扑过来，要掐我的脖子，我敏捷地闪开了。

司机转过身，揪住强盗的衣领，挥拳要打。

我摆摆手：“没事没事！你好好开车！要不，咱们可容易掉下去！”我微笑着向司机说。

“掉下去?!”司机被我说愣了，连强盗也摸不着头脑。

等他们凑到窗边一看，立马儿大叫起来。

透过车窗玻璃看出去，外面的麦田变得像格状的国际象棋盘，房子像小小玩具屋。这辆汽车已经飞升到半空中，离地足有几十米，而且像架飞机似的还在向上爬升。

司机赶紧牢牢握住了方向盘，不错眼珠儿地盯着前面。

强盗马上老老实实地坐回自己的座位，还绑上了安全带，



双手拼命地抓着屁股下面的坐椅，眼睛闭得紧紧的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有恐高症……”

司机忙里偷闲地回头问我：“咱们往哪儿开啊……不，不，往哪儿飞啊？”

我向四周张望了一会儿，指了指麦田尽头那座高耸的水塔，“就那儿吧！”

“好嘞！”司机答应得倍儿痛快，“嗡”地加了一脚油门儿，汽车笔直地向水塔飞去。

出租车司机现在已经飞得挺熟练，不时在空中翻个跟头，打个滚儿，玩点儿花样儿。他偷偷瞟一眼满身是汗的强盗，偷着直乐。

最后，汽车稳稳地停到水塔旁边，忽忽悠悠地悬浮在半空中。

我向司机挤挤眼睛：“坏啦，汽车快没油啦！”

司机愣了一下，“不，这不还有……”他看见我的眼色，改成使劲儿点头：“对啦，马上就要掉下去了！”他故意晃动身体，让汽车在空中摇摆起来，好像随时都会掉下去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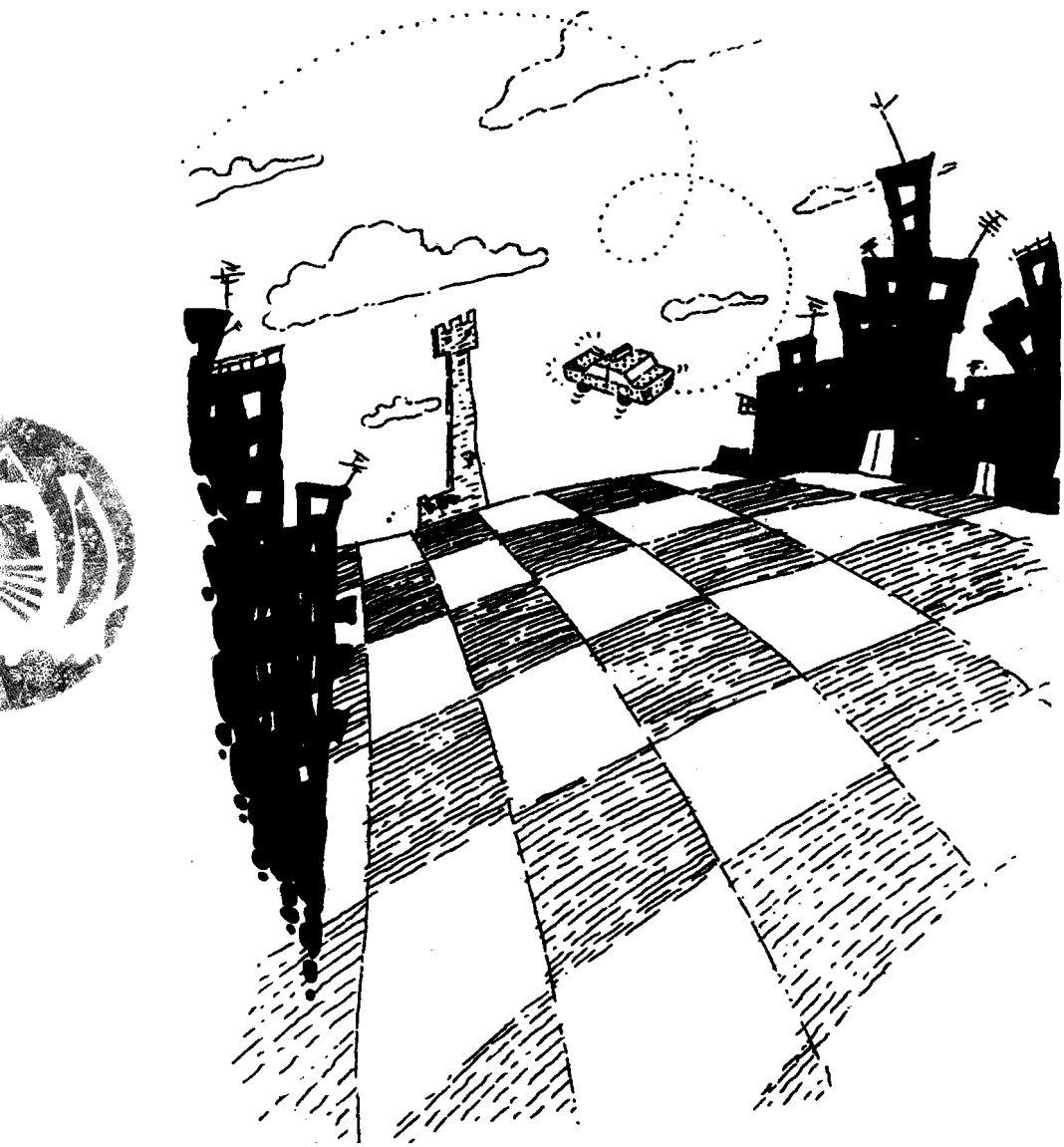
强盗流汗流得像快要化掉了，整个座位都被他弄得湿漉漉的。他紧紧捂着脸，从手指缝里向外偷看：“啊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”他向座位下面一个劲儿地摸：“有降落伞吗？”

“哦，降落伞已经用光了！”我装出突然想起来的样子，“不过，那儿倒是有个小型的机场！”我向窗外一指，“你只要把刚才拿走的东西都还回来，就可以登陆了！”

强盗看见窗外的水塔顶儿（从这里面看出去，那儿倒真是像个安全的小平台），高兴坏了，忙不迭地点头，把口袋里的东







西全都倒出来，连衣服上的纽扣都给揪下来，塞到司机的手里：“成了吗？”

见我点点头，他飞快地打开车门，一步就跳了出去，站到了水塔顶上。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他迅速转身把车门关上了，然后狠狠地踹了汽车一脚。

汽车像大浮冰块儿似的轻悠悠地飘离了水塔。

强盗叉腰站在水塔顶端，呵呵地大笑起来：“还想算计我？你们就等着掉下去吧！”

他实在笑得厉害了，脚下一滑，差点儿摔下去，好不容易挣扎着坐到了水塔的边儿上。他向下看了一眼，脸刷的一下就白了，身子直打晃儿。

“救救我！”强盗拼命向我们招手，风把他的头发吹得高高扬起。

“别理他，得教训他一下！”司机发动了车子，向远处飞去。强盗的哭喊声还久久地回荡在夜空里。

没一会儿，出租车静静飞到我家窗外。

我跨到了窗台上：“谢谢你！”

“是我谢谢你！”出租车司机微笑着说，“你真是太厉害啦！”

我拼命忍着要冒出来的得意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待会儿，你去把那个家伙接下来吧，他也挺可怜的。再见啦！”可刚一迈腿儿，袖子却被人拉住了。

出租车司机拉着我胳膊，脸儿红扑扑的：“这个汽车还能开……能飞多久啊？”

我愣了下，乐了：“你飞上瘾啦？”他红着脸笑了。



“也就十几分钟吧!”我看看手表,挺替他遗憾。但我的魔力只能维持这么长时间。

出租车司机还想说什么,屋里传来了我爸的声音:“米楠,窗台上好像有动静儿?”

这是说我哪!我赶紧向司机挥挥手:“下回见啦!”然后,用了个“穿墙魔法”钻了进去。

我爸推门进屋的时候,我正好提着开水壶泡面呢。

我爸怀疑地打量了我一会儿,好像看出了什么不对劲儿:“你不是偷着用魔法了吧?你这包方便面不是变出来的吧?”

“绝对不是!”我有点儿心虚,所以声音就特别大,还举起面袋儿给他看上面的超市标签。

“哦,那就快点儿吃吧!”我爸临出门又补了一句:“别忘了,学校规定你们绝对不能在校外乱用魔法!”

我心里一沉,刚才一直得意忘形,早把这件事给忘干净了。学期的最后一天,张校长非常郑重地警告我们:

“绝对不可以把魔法学校的事情透露出去,更不能随意使用魔法!”当时,他的表情真是严肃得可怕。

我闷闷不乐了一会儿,决定不去想这件烦心的事了。

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!

泡面冒着腾腾的热气,我把各种调料放进去,忍不住又在面里用了一点儿“跳跳魔法”。

所有的面条都盘卷起来,像弹簧似的在碗里蹦来蹦去,然后报数“1、2、3……”总共56根。

它们一起左扭右扭,然后排着队一根接一根跳进我嘴里。





窗外传来了“嘀嘀”的汽车喇叭声，我拉开窗帘。

那辆出租车竟然还飘忽忽地浮在我家窗前，司机把车窗玻璃摇了下来，向我招手。

我打开窗子：“怎么啦？”

出租车司机也压低了声音：“看着啊！”他把车窗摇上。

车缓缓地在空中转了个弯儿，车头朝下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我还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车子已经“嗡”的一声垂直向下蹿了出去，似乎准备撞地爆炸！

我差点儿叫出声儿来，手心里都是汗。

可那辆出租车就在离地几厘米的时候，恰到好处地停了下来。然后向上倒车，回到了窗口。

“怎么样，飞得不错吧！”司机笑嘻嘻地冲我眨眼睛，他又开着这辆飞天汽车在空中连翻了两个跟头，还像马似的竖起两个前蹄（前轮）。

看见我张嘴吃惊的样子，出租车司机微笑着说：“要不要上来玩玩？”

我赶紧摇头：“你快走吧，就快没魔力啦！”

司机吭哧了半天，“那个……能不能再用一次魔法？再多飞五分钟也好啊！”原来都是为了这个！

“不行，不能乱用魔法。”我一本正经地说，然后又替自己刚才的话找借口，“当然，除了……除了关键时刻！”

“算啦算啦。”司机失望地挥挥手，“飞了啊！”

“记得去接那家伙啊！”我向汽车尾巴大喊。



没人回答，那辆飞天出租车灵活得像架特技直升机，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曲线，绕过闪光的楼群，消失不见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。

在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里，有三只闪闪发光的眼睛正注视着我。是那种橄榄形，会在暗处闪烁的野兽眼睛。

可我刚走近，它们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在盥洗室里哧哧地刷着牙，爸妈都上班去了。我待会儿也得去参加魔法学校的开学典礼。

电视播报新闻的声音隐隐从客厅传来。

“美国驻也门大使险些被劫持到伊拉克……”

“四胞胎小棕熊在济南动物园出生……”

“魔法学校今天开学。今夜，新生们会乘坐着潜水艇，参观他们的海底校园和沉船教学楼……”

我的脑袋像被谁捶了一下，牙刷从嘴里掉进了水池子。

电视新闻里居然提到了我们学校！

这本来应该是个大秘密，绝对不会泄露出去的！

我满嘴泡沫儿跑进了客厅，电视里已经换了别的新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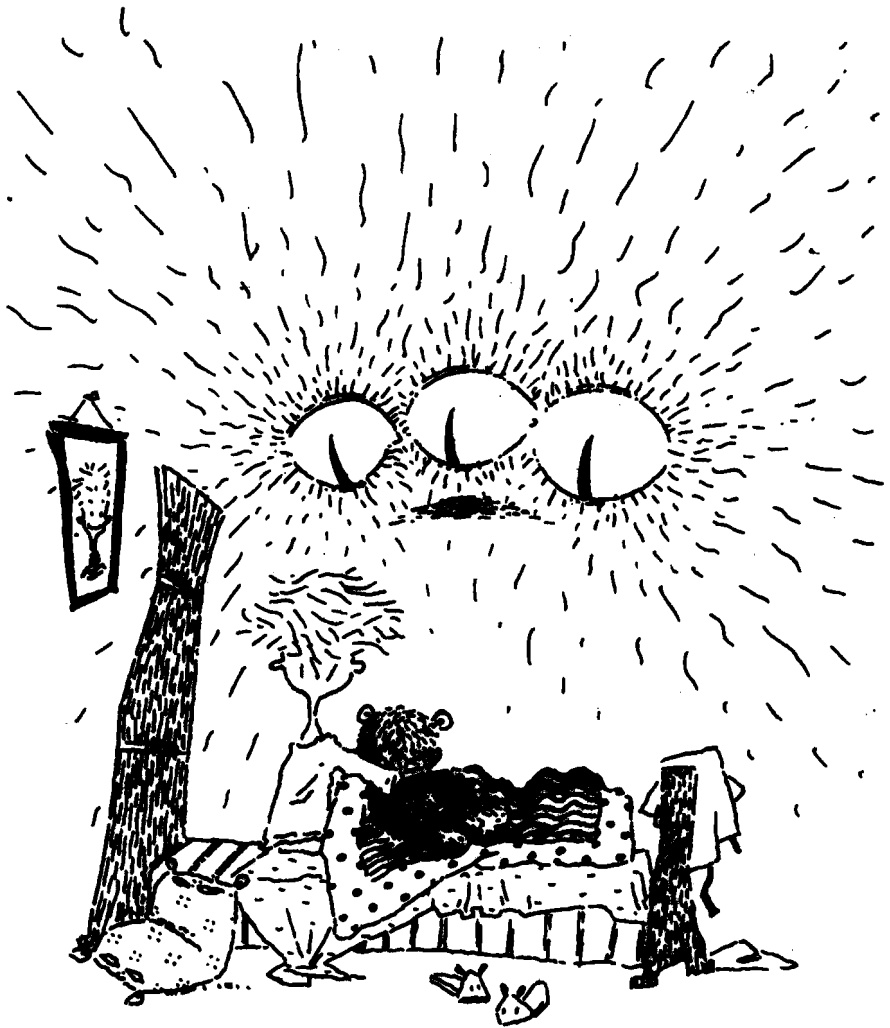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表情呆板、头发又扁又亮的年轻男人正板着脸讲股市行情。

大概是我听错了。

牙膏把我的舌头辣得又麻又酸，我转身准备往回走。

这时，电视里忽然又传来了一个怪腔怪调儿的声音。





“一个家伙被困在了一座高达几十米的水塔上。他脸色惨白，双手紧紧地抓着塔顶平台的一角，耳朵还在乱呼扇，可惜人已经被吓死了！”那播音员说得美滋滋的，简直有点儿幸灾乐祸。

我真给吓坏了，一口把嘴里的牙膏都咽了下去。

这是在说昨天的那个家伙?!

当我慢慢转过身去，发现事情不太对劲儿。

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不是死板的男播音员，换成了一个面孔丑陋而滑稽的小矮个儿。

他半蹲在演播台上，红白条的大西服一直拖到膝盖那儿。两只尖耳朵长得都接近脑袋顶了，上面还布满了短茸毛。最古怪的是，这家伙居然长着一双橄榄形的绿眼睛，瞳孔在强光下眯成一条细缝。

我凑近电视，直揉眼睛，有点儿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

“噔噔噔！”尖耳朵播音员居然弯起手指，响亮地敲击着电视屏幕：“欢迎收看魔法电视台！米楠同学，你看见的一切都是货真价实，绝对错不了！”他还知道我的名字。

“那个人是真的……”我担心得说不下去了。

“那个嘛……”尖耳朵播音员耸着肩膀呵呵地笑了起来，“管他呢？那只是个小人物！而你……”他的手指从屏幕中穿了出来，一直碰到我的鼻子上，“你是个大人物！”

“我!?”

“没错！”尖耳朵播音员亲热地把我的头发胡撸得乱糟糟的，“说的就是你！”他朝我亲昵地眨眨眼睛，“‘谁敢不守规定，谁就是大王！’这就是魔法界的规矩！”





我愣了一下，忍不住反驳：“你是说昨天的事儿?! 我不是成心的，当时情况特殊……”

尖耳朵播音员不耐烦地打断了我：“别那么啰啰唆唆。”他向自己脑门儿上一点，“砰”地腾起一阵烟雾，他肩膀上便换了一个皱皱巴巴的傻瓜脑袋。

那个傻瓜做出一副滑稽的可怜相儿，结结巴巴地学着我的声音：“我……我错了，我不该……不该……不该随便使用魔法!”他拼命地把头往墙上撞，傻瓜上裂出一条条的缝儿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尖耳朵播音员的脑袋又恢复原样：“用魔法拿自己想要的，这就是天经地义!”

我的脑子有点儿混乱了。

也许他说得对，偷偷使用点魔法不算什么，只要干的是好事。

“你会明白的! 等着瞧吧!”他把握十足地挥挥手，一面使劲跺演播台，终于在上面跺破了一个大洞，尖叫着掉了下去。

尖耳朵播音员扒着破洞探出头来：“回到学校去吧，越快越好，不久就会发生大事情了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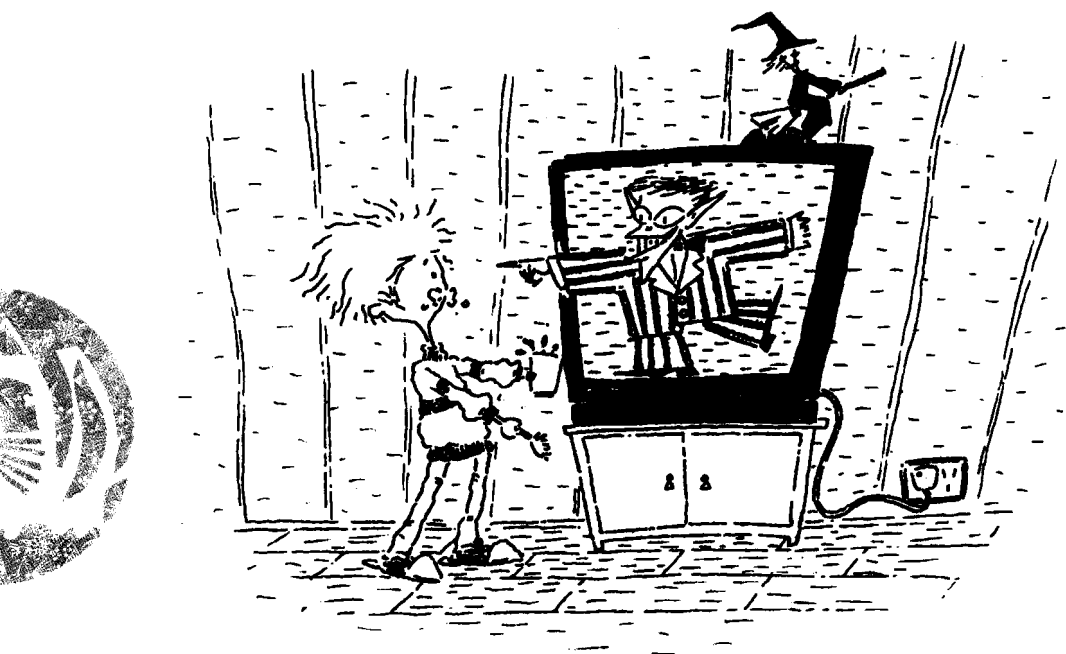
演播台终于“哄”地整个儿塌陷下去，腾起一阵灰扑扑的烟雾。

电视屏幕忽然全黑了，紧接着，那个木头脸的男播音员又回来了，继续喋喋不休地念叨股市新闻。

我站在电视机前发呆，那个古怪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?







尖耳朵播音员居然把手指  
从屏幕中穿了出来，一直碰到  
我的鼻子上。